



月沙集 二十二

別集 劄記 簡帖 碑銘

附錄 遺事

廿二十二

45
22



和
2345
22-22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四

劄

論陳奏事劄

臣伏見徐光啓疏揭一欵語甚機巧計亦陰慘讀之未
了心腸震掉國事種種不幸降將尚在賊窟自圖生還
誘賊以通好之謀賊亦餌降將以脅和欲絕內顧專意
南侵朝廷策無奈何未免徃復羈縻遼廣之間流言布
滿天朝之人不察我之實情執迹之似以實其疑疑
我之說似不獨一光啓也通報及諸疏謄本臣無路與
聞昨偶目人得見雲南御史張至發一本則有曰奴酋



脅結朝鮮朝鮮君臣惴惴自保其不陽衡而陰順乎陰
順則舸舸南指進而窺登萊深而窺徐兗云其構捏無
形之慘無異於光啓誠可痛也光啓遼疏條陳諸策頗
似識務故臺閣諸臣或云壯其義膽服其忠猷或云曉
暢兵事智略出人 聖旨久不准下則六部伏閣聯疏
催下兵部尚書黃嘉善一言持難則科官劾以誤國請
申三尺光啓之負天下望其議之爲一時重據此可見
今於奏中只將光啓疏辭單舉陳辨有若專攻其說則
光啓便爲我敵科道諸官之右光啓者必紛然而起攘
臂而攻我不遺餘力矣奏下該科先被科參則非但証

不得辨抑恐益受其構使臣雖碎首槌背何能釋其衆
怒乎 奏文中并及張至發疏中之語委曲陳辨而其
徐其張並不必舉名指斥似爲宜當仍竊伏念欲人之
不疑當先爲可信事無可信則求以釋疑益致其疑辨
今日之誣莫如盡助順之誠助順之實莫如盡防守之
備置重兵於江上一以助 天朝犄角之勢一以防老
賊豕突之患最爲今日急務而天不助宋又值萬古無
前之凶歉中外赤立公私塗炭數萬之軍何以接濟諸
跽調度之臣括盡溝壑之血以救庚癸之呼而重溟風
浪十不致一千里飛輓僵仆相望不出數月陣前之卒

非枯死則自潰耳奚但脫巾之變而止哉民間粒米已竭假使金帛山堆何處備辦到此地頭雖智如良平勇如關張無用武之地矣雖曰如此而天朝倘於明春進兵奴穴一紙徵兵則其敢曰無軍無食而不應詔命乎竊聞遼廣之間比歲豐登餘糧棲畝而民無固志賤穀貴貨云今若以兩湖應運之穀買換銀子及他可換物貨且將欽賜萬兩之銀除出頒給陣亡若干之數盡送義州買穀於中江則累萬之穀可以卽辦買遷之利必得三四倍之剩而無船運覆敗之憂免飢民負戴之苦其爲便益爲如何哉今宜移咨於熊經略極陳

今歲飢荒之狀仍請買穀以爲邊軍之餉則經略必喜其拮据措置助順禦敵之實而許令開買矣許之則誠爲大幸設令不許猶知我國飢饉殘弊之至於此極而日後徵發之時亦或因此而恕也且焰焞弓角禦賊之利用上年奏請至於欽賜銀三千兩使之許買而兵部姑令先買七百兩熊經略亦問何不盡買云今於臣行移咨兵部或經略請以餘銀若干兩加買以來則感皇賜重征繕之意自然呈露非惟軍需有備實情可暴流言自息其於辨誣亦不爲無助請令廟堂覆議以處臣生入脩門感激 鴻私今當去國竊不勝區區仰屋

之憂適因使事并陳警說取進上

論撫鎮合揭劄

伏以撫鎮合揭之事雖未得見其稿而稿中之語既發於兩科且參本之中不測之謀似為昭著看來不覺心膽俱寒議者皆以為撫鎮既被臺評天朝正論堂堂保無他虞臣愚竊以為此實東方大禍之萌兆也夫成樑崛起行伍名聞四海亦一時之豪傑也久握強兵專摠重鎮威行夷夏締結中外三子皆為名將諸姪遍據叅遊山東鎮堡大小將官半是家奴與幕客遼廣之人知有李大爺而不知有他人蓋其勲名地望足以震動

一世而權謀機略亦必有所以經營者矣今者無端發此兇謀至與撫臣合辭上請此豈一朝一夕之計哉八十老翁餘日不長豈有希功求賞之心我國事情無不洞悉又豈真有意於督過而強為此無理之言哉此翁之蓄此計蓋已久矣曾在亂初亦嘗有遣其子將兵鎮守之議而為廷議所沮云其東向睥睨固未嘗忘我國也蓋位極人臣富貴已溢但未得南面稱孤耳其欲及其未死為子孫萬世計者應無所不至而於天朝則世受恩寵不敢生心惟我國城連壤接備諳動靜虛實山川形勢一皆揣摩而土地之饒參銀之產蓋常朶頤

而流涎矣從前繾綣都是緩我之謀向日致吊似爲偵探之計老物胸中機關深密是必籌之爛熟而後乃形於奏揭之中無故加兵移人之國是何等事夫豈以偶然說話輕欲白頭舉事哉竊聞其子如樟梟雄勇悍方在手下主管兵務此亦最可慮者也宋一韓史學遷之論雖甚正直成樑用金如泥盤結甚多安知一種邪論或起而助桀耶倘使天朝不許其謀以成樑跋扈之心其果一一稟承固不可知况一二科臣之筆舌安能終繫強藩之手足哉今若陰嗾老酋侵擾我鄙而聲言奉命來救自以鐵騎臨之則其將何以抵當耶彼老酋

併吞諸部席捲藩胡其志本不在小竊發之患非朝則夕固不待成樑之陰嗾而我國之所以備之者似若勤於北而忽於西臣常以爲非計西關一路力疲於需應使命未遑征繕江邊一空百無可恃賊若乘此無備長驅坦路向來恃援之成樑今旣不可恃而又從以助其勢則豈不危甚乎我國雖小曾挫隋唐百萬之師苟能先事有備則豈至束手於垂死之一搃兵乎或謂成樑之謀時未的知不宜先動使彼先知此固然矣須務慎密抑恐彼亦疑我之已知而爲先發之計也旣發之後則備亦無及而遼路阻絕上奏無因雖欲哀籲於吾

皇不可得矣到此地頭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請令廟堂預講自為之策戒嚴西關以備老酋庶使臨急不至失措不然而徒恃祚宋之天苟冀無事之幸曰豈至於此豈至於此則是實泄泄也臣竊愍焉當今之事可言者何限而不敢以一紙藹狗瀆擾靜攝獨此區區實出過慮而適忝非據所言者職耳伏願 殿下恕其狂僭而留神議處焉取 進止

論毛鎮事劄

伏以臣垂死病中伏聞逆變又起繼聞西報可駭而臣之病勢日向危苦無計一詣朝堂預聞末議臣誠惶頌

死罪死罪昨夜備局郎廳來示南以興等狀啓膽聳身掉不忍正視嗚呼 聖上撥亂之興應天順人名正義嚴 皇上既即許封典矣又既專使 賜勅矣又既頒降誥冕矣 詔使雖貪婪無狀亦頗欽 聖上至誠大義回程之後屢致感德之言今所云云必無是理言者亦人耳何忍發口毛有見年少輕妄言無倫次是必因毛將之愆做此無形之說以為哄脅之計此不足多辨毛將之愆怒至此者只由於不仍李尚吉之任則或差別使措辭慰解亦足了此此亦不足多憂第臣常所憂慮而屢陳於 筵中者 聖上亦必記之矣毛將以

一白徒起行伍致位至此初未有斬將奪旗之功徒以
招納遼民就哺於我國爲第一事業今則撥島蛇浦之
盛過於遼陽假撻之衆倍於我民彼既位極人臣富貴
已溢但未得南面稱孤耳借厨借堂不奪不厭欺天下
瞞 皇上亦已久矣他日事定情露則身歸無地彼之
自爲計宜無所不至奴中事機彼必詳知韓賊子姪之
入去久矣其與弘立謀議未知如何奴賊之與毛將通
書未知何事日後翻轉當如何結局毛將之不爲劉豫
遼民之不爲紅巾未可知也臣恐沮江之西終不得爲
我有也毛將之待我國始甚懇款向 聖上亦甚敬服

而今忽如此必有所以此豈因一尚吉而發哉特藉此
而故爲生梗耳李尚吉以誠困結義於患難爲彼心服
今旣嗚 命入往庶可說破疑阻仍將厚禮直陳無隱
曰小邦只恃大人威靈圖捍此賊以答 皇恩近接邊
報或稱奴賊要搶高麗又稱韓賊子姪逞亂追誅逃入
奴中誑誘弘立謀欲東搶又云大人通書奴賊奴賊答
書辭甚桀驁云奴賊雖來小邦粗有數年征繕倘與大
人協力犄角則天威所及蔑不濟矣但假撻之歸附於
大人麾下者誠僞難測萬一導賊潛應之變出於倉卒
而大人亦不能制之則雖是大人麾下不得以干戈

從事而具奏 天朝也此固過慮不得不預告於大人
且天下之惡一也韓賊子姪逋誅投賊交亂生釁是實
大人之所當共誅者也大人若送一書於永芳使之購
斬其頭則大人義聲益彰於天下云云則彼亦知我不
可輕脅而他日或可有辭也一邊申飭體臣俾勿遽還
指揮諸將添調兩西精銳以爲應變之備雖未知必合
機宜而區區憂憤亦出於病中心態精神昏聩語多顛
錯惟在 聖明裁擇取 進止

啓

與領相聯名啓辭

伏以臣等伏承昨日 聖批以只上尊號不爲入廟爲
教臣等欽仰 聖上曲從廷臣之請有此翻然之改也
臣等雖無狀豈無感激之危衷第念處此莫大之禮須
爲前代可做之例今既不爲入廟則當倣漢光武故事
別建祠宇祭以諸侯俾無嫌貳之事可也尊號一節旣
非三代正禮而實是季世文具仰惟 大院君之厚德
不必待此而加隆我 聖上之大孝亦不必待此而加
伸何必強拂羣情爲此過當之舉以招後世之議乎抑
臣等於 聖批中尤有所未安者 殿下旣許不入廟
而今姑二字猶有待後之意此羣情之所以缺望者也

聖心果爲異日入廟之地則早斥臣等以謝國人可也
不然而既許臣等之請則不宜下一姑字以致贍聆之
疑惑也今日之事既與爲後有間則別廟隆享情理之
所不可已既無受命臨民之事而與列聖同位序昭
穆於一廟之中則禮節之所不敢出也豈惟人心不安
抑不有歉於聖上尊祖之義乎伏願聖明益加留
省快賜明旨不勝幸甚

又

臣等之伏閣籲呼已近一旬聖批牢拒每教以勿煩
臣等聚首惶惑莫究所以始謂哀疚荒迷未暇省察

至情所殺不覺踰制而然耳以聖上之明達必洞覽
前代之得失深戒昏朝之紊亂豈有終不覺悟之理及
見答領相之批有曰事多徑行悔之無及臣等相與
感歎以爲向來之非既已知之矣亦已悔之矣不遠之
復惟日望之而厥後多日俞音尚闕蔽而未盡釋疑
耶悔而猶且吝改耶知而猶復遂非耶吝改遂非過之
大者聖上必不然矣其必有疑而未釋也而然無乃
動於橫議耶前日之教有曰異於出繼是則殿下疑
於前日李義吉等疏中長子長孫之說也臣等請畧辨
之殿下撥亂反正功光宗社慈殿挈宗統之重

授於 殿下上奏 天朝為 宣廟後承重繼絕禮順
名正出繼之光明無過於此此果以長乎今若如橫議
所云以長之說則設使 大院君又有兄其將捨 殿
下之功德而按次授 宗統乎非 先王所定非 慈
殿所命而臣子得以追議乎昨日之教有曰雖入承大
統不改父母之稱今為喪主固無不可此則癸亥之夏
禮官大臣考據經史參酌情文議啓以封號祀典一依
德興故事而只於親祭或遣官時祭文頭辭稱考而不
加皇字稱子而不加孝字立支子以主其祀事依議
判下既不加皇字則其不犯宗統著矣既不稱孝字則

其不得主喪明矣凡人之為人後者呼其本生父母不
曰伯叔而曰父母者只是稱謂之不得不爾故也豈可
因此稱謂捨所後之統而為喪主於本生乎此辨之不
難 殿下之疑必釋然矣物無二本家無二尊 殿下
受 宗社之重為臣民之主自入承之日為 祖宗之
丕子豈有復主私喪之理大義截然一毫不可加減代
願 聖上深思焉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四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五

簡帖

答熊御史化書

聖旨准下使事已完 皇恩固極盛意難報清朝錫類
之化小邦偏荷波及豈獨一介陪臣之感也製造事殷
尚此躑躅要當非遠前有辱教竊擬依命攀拜叩謝以
償十年懸渴之願念五六間欲知閣下清燕之日肅此
端稟幸一語進退之

日拙詩敢爾獻醜者區區願得辱和以光行李保晚亭
記文想併揮灑否日日以幾

又

日溷館下雖甚卒卒唯以復望見道德之光爲餘生大幸此亦千萬難必之緣敢望多乎東發定在念六七間記文及別詩旣屢聞命矣病中耿耿惟此耳不但爲傳家鎮世之寶卽今尤願一快讀痊此沉痾也拱以埃之病昏率爾采增惶悚

附御史答書

頃辱執御者之臨止驚喜且疑如夢中事不知瀕行可得一再晤否念之悵然小詩及記文當卽錄上自情誼所不能已耳率復不旣

附御史書

日曰病解一切公事俱廢閣不親筆硯者月餘矣故久虛來教念榮發在近勉成二小詩錄之扇頭用博一笑記文俟病愈當續上不則遲之秋仲附奉表使者以達也惟照亮幸幸

答葉署丞世賢書

蒙問感荷賤疾尚爾沉綿只待離此鎖館小得蘇快耳商老爺筆跡深用琬玩荷左右居間也但浮碧樓乃本國平壤府第一江山前後詔使登眺之處也樓甚高壯而字樣稍小恐不相稱改以稍大如何如何

與葉署丞書

久知一別有期不謂今日便離又不謂行者未行而居者先發也忽焉告別我懷如失各天萬里後會杳然只祝行李萬勝緬想尊鱸佳興倘記天外故人流涎也否不宣

與葉署丞書

不佞等俱是永感餘生先入墓下欲樹一片石願得中朝名筆以賁泉塗而未有其便春坊汪老先生文章盛名海外聞之久矣今聞筆法尤妙倘得一揮灑則幽明榮耀曷勝銘感大人幸為我居間

答陳相公

昌言書

蘇州人罷詩善畫延譽於搢紳間今方為皇上外孫師傅云

開余之來委訪於玉河館中

日執御者之儼然臨館也不佞適苦眼疾泔泔伏枕不得迎拜不恭甚矣平生得御之願竟歸於虛悵歎何極乃蒙專价辱問寵惠瓊什披讀再三倏覺沉疴去體不啻濯清風也拙詩鳴謝覆瓿亦榮損貶珍感薄物數種將敬侑絨統希堯入萬荷

答王相公

孫蕃書保定人以世家名閩中己未舉人與陳昌言為友同來訪於王

館

日者披霧竊有識荆之幸繼蒙重枉適苦眼疾不得迎

拜悵歛何可言敢以拙詩付謝併有薄敬鑒入至感

答丘遊擊坦書

丙辰朝
天嘗

曩聞隔江旋節只勞日風嚮往已耳乃今奉奏朝京
停車灣上其人如玉一水盈盈昨馳一价粗申起居而
闕焉無一字者不敢唐突也閣下乃記十五年前傾蓋
之好眷辱手翰專使俯存又至諭以館穀盛意何可當
今晚過江準擬躡塵薰挹班荆道故只此耿耿他不周
謹

附丘遊擊書

與閣下別十五年矣不佞投筆無成淹蹇至此而閣

下輔贊 賢王位登揆席今又為 賢王 奏請忠

孝之道閣下兼之矣敬羨敬羨何日渡江當圖晤對
摘蔬煮酒聊續故遊敢先以奉告亦久仰柳尚書也
同此奉請不另致啓侍生丘坦頓首拜

寄丘遊擊書

昨陪勝筵過蒙隆禮閣下念舊之義甚殷摯也醉飽之
榮下及輿僮歸來村店足慰羈旅之思感感不盡但弱
戶易盈酒觥漸巨辭退之時不覺失儀想有以恕之也
朝來略申起居又承辱帖益荷盛意霜華紙及顧崔皇
華集一冊奉敬外行橐不敷薄畧為愧

附丘遊擊書

風雨阻行旌不佞慮館人之不給於盤飧也粗糲是將自是東道主人之事何辱報乎書儀壁上謹領紙筆扇三種以存雅意春間席上之約欲彼此一洗陋規耳

又

向請佳章一讀未得報而車旌發矣今者漫作數語寄去恐不足揚明德而表雄文也佳稿梓成時幸多寄數拾帙俾廣播中原使知東方有月沙也樓額題去殊不佳在裁用之念與閣下別十六年而復會於

江上可謂奇事顧人生幾何時堪作幾番十六年別而矧阻以河山限以國工此別遂千古耶念之邑邑不佞一日且未行耶幸毋金玉其音以慰我心

又

日月不居倏忽六載今者猥蒙軍門取充贊畫別老相國而去在早晚矣江上之重逢不可再得念之黯然努力崇明德後會杳難期也矣不腆之供以申別私惟鑑存之佳稿亮梓成矣多惠數十冊俾向中原文物盛處逢人說月沙也生行頗速冀早見寄臨風可勝依戀

附丘遊擊答書丁巳

正爾訝德音亦何杳然忽得來翰良慰良慰文彩固自蔚然款曲更加周致月沙其多情人歟八憶小叙議論高而文辭古愧不佞不足以當之月沙之才豈惟獨步東國即使與中原諸子並驅亦何必減人耶敬服俚語拙書應命塞責耳過承獎詡皇恐佳稿梓成萬望多寄以慰懷想東國用月沙為相可謂得人小恙豈得言去亮 國王尊賢而親親當不遂月沙東山之志也換參小事了乃聞之王耶承 王厚意然皆月沙之情頂謝之冬至前不佞欲走人之燕京

須參作禮若得早至不誤遣人之期更以為感承清惠種種情誼不可却謹登嘉之矣付使者上謝外魚鮓一器醃豚二肘皆楚人之味也奉餉足下以引遠意想見盃酒之餘當掀髯一笑也忽忽信筆奉復殊不宣十一月朔一日侍生丘坦頓首

書牘

與金沙溪

辛酉二月十一日

謹承手札憑想春來靜履安穩慰感交至侍生杜門屏息無意萬事而遠差灣上迎慰之使非但萬里纒還氣力蕭然又多形勢之難便而出於 持命控辭又不獲

卽者詔使先聲已迫又命促發罔知所爲殘生不死不生橫厠朝班每遭狼狽行止不得自由只自咄歎奈何奈何示序文行色忽擾未果爲之往還後卽當構上此丹曾暫得見於人而未能詳覽如有剩本投示如何禮記疑義亦當依前教並構序以爲附驥之榮幸並寄示懷德宋新寧之子與生外孫定婚而卽聞室內拍世未知是言驚悼驚悼

又

慕用之極忽承手札之問如拜隔歲之儀慰荷如何侍生餘厄未盡意外館職之除真同腐鼠之嚇觸觸妨逼

動遭齟齬子與婿遽然庭試是實非常之慶而不幸之甚者亦未如之何矣因此未免一番醜詆今雖少定受辱多矣三上劄 聖批丁寧呈告又不許罷勉姑杜門耳禮要序文若得數日安閒可以構上而近日則家間紛撓頓甚當於後便呈上李進士忙去草草只復

又五月廿

間者濶焉瞻送徒勤尺書忽至如拜隔歲之儀慰荷何可言侍生負譴郊居疾病沉痾杜門待盡無意世事遽膺此莫難之任雖曰備局議舉而 聖批懇惻不敢出一言陳辭狼狽西馳路得重病幾死僅全今則請兵一

事監軍之意與廟堂之論終始掣肘前頭憂虞之狀不忍言也汝益尚未發船云此友此行雖極關念然比之侍生焦煎於兩間猶為快活死生在天不見苦况是為樂界也而中文明日當入地此行充為快適但生離死別落落晨星此最介介耳序文遷延至今忽忽為事奪每承下書例於發日催答勢未能搆送容過近日送別梁行後當勉上夢與家事極可恠當問于其家必罷善處矣忙撓草草

又至月十六日

瞻嚮方勤忽承手札且見長公如拜風範慰鴻如何盡

喻侍生粗遣但衰病轉甚供世無力而尚未收身乞退每於齒吻上過活餘生可憐前路無據林下故人應一啗矣試院之任未免驅迫意外之慶疊出於厄家搆誣者乘機以為逞憾之計相臣辨白頗詳 聖批洞燭而嚴斥雖似昭釋既受詬辱奈何呈單不許入三劄又不准閱默度日翁丈何以見誨喪祭備要序文久已聞命禮記疑義亦已卒業否近頗紛冗未及搆完當俟後便不出開月初為計但以遇便為難毛冠只有所着茶絲冠送上新曆一部亦上

又甲子

講席之奉轉切瞻慕卽承手札仰感且慰聞有歸意雖未知得諧否亦似當稍退而悵然之情已不能禁前日朴疏中付標處皆侍生之意本學不明做說胡亂所引禮文多失本意寧有爲積善祈福而享禰廟者乎近苦時令眩痛伏枕不能一一病間容一承誨厚紙敝曹所納裁省廳皆爲作米不得用只呈稍厚壯紙耳

又五月十九日

陛辭之時病告不得摻別於江上白駒難繫徽範日遠暮境分離懷抱甚惡旱炎比極不審途間行李還宅動定何如慕用之誠不弛于中侍生病不離身而不免扶

曳復出時事日復艱危憤憤隨行無所猷爲自咄自咄適因家奴以推捉逃婢往本縣憑候起居

又九月二日

秋序已闌伏惟道體神相區區瞻慕之懷與日俱積侍生衰病日深供世無力入寒來舊患眩症復劇今方上章乞免伏枕呻痛耳召命屢下加額久矣而旅寓寒苦非老人所堪固不敢望矣會合難期東望悵悵卽聞舍人之去附候起居

又

今月初及望間連承手札就審道體靜勝忻慰且感未

遇歸便身且無暇未卽仰復頃者儒生金禮立持來書以闕焉無答爲教慙竦竦新除 恩命 聖旨懇至不可不起謝久欲奉一書冀速還 朝而未得其便只言於正言使傳鄙意而已令丈亦必不待鄙言而有以亮之令監以世祿之家眷注至此分義固難退在但日寒如此老人棲息恐不安穩區區爲此之慮耳侍生隨分汨沒粗免顛踣大禮稠疊職務叢冗僑居又移苦無佳况前者所示論禮別紙謹受而尋繹甚合鄙見厥後又有送示云而此則時未得見耳朴疏之論儕輩中亦有助成者其弟子姓李人繼上疏章 朝廷已定之大

禮豈容以一二恠論有所撓沮也觀其疏辭非出於迎合諂諛只是學不正見不到做此錯耳儀禮近思錄誤解本義有此多少杜撰說話獨學之陋乃如是可笑吾丈前日之論常以爲稍過到今思之乃是爲此等防微之意也然此論旣發必不但已所恃者 聖明而亦吾輩之終始所當勉者欲於 筵中明陳痛辨耳萬萬只埃面剖

又丁卯九月

秋序已盡伏惟此時起居神相康順區區瞻慕之誠何嘗一日忘乎頃者有人來傳手札者再矣其人告歸

無便仰復歉歎殊切下教之事則並即施行矣侍生經
秋眩症藥不見效苦乞解官而誠未上格事勢惶恐扶
曳又出衰病如此決難久堪亦不堪久於世也會合未
易懷想徒積臨書神遣不盡依依

又戊辰臘
月十日

頃者中丞公來傳手札莊讀再三宛承清誨繼見長公
此身如在春風座上也溪堂十詠久已聞之而平生長
在夢想之中今蒙投示益仰清修有地天借勝便侍生
雖衰拙筆退謹當偷公退之暇攀和以呈亞卿之除實
出嚮重之誠士心咸有加額之望吾儕俱老矣泉下漸

多每一念至不覺一涕因此得一團圓誠為至願而深
雪嚴寒老大人豈可行役用是不敢望也侍生積痼之
餘百疾侵身無復有供世之力而意外謬恩擔負益
重環顧空踈只資伴食之譏惟有早辦一退耳不審老
大人何以見教小孫有何忙十七登第曾所未料是必
頑福已盈過灾將迫而然渾舍憂懼久而未寧今見來
書以賀為戲為之一笑量田之論甚合鄙意先量田而
後號牌是實當初生之獻議也但近來論議甚多每事
輒被沮撓如此大無之年反以量田為擾民嶺南之人
必先起而攻之恐不如姑且忍耐待得明秋著實舉行

耳此雖似老人厭事語揣量事勢亦恐如此未知如何
栗谷先生碑文至今未得豎今則羣議皆以爲篆書出
於柳不可不磨改似難仍用合有經紀而公家事多恐
未易就未知何以爲之也會合未易期臨書神遙惟祝
爲道崇深曆書一部煎藥一塊奉呈

又

已巳五月
初七日

天時苦熱伏惟此時道體保重區區瞻戀之誠與日俱
積侍生空踈衰拙不堪辦世之狀是實諸友之所知冒
當匪據又值時事艱虞南北交警策應俱難旱灾切迫
大命近止夙夜憂煎坐肅朝堂無所猷爲奈何奈何令

監久未還朝羣情無所矜式咸有加額之望前月初一
日朝講時侍生先陳明教化正風俗次陳師友道絕
儒賢不在朝廷士林不得考德問業仍請追贈牛溪
先生則自上命爲嘉納仍教以師友之道何如可以
復見金某張某予待之非不誠而不爲上來是必誠禮
未盡而然矣侍生曰金某年過八十且有病不堪仕宦
退在林下非無意於世事也今春逆獄時貽書於臣等
欲爲上去一望天顏而退天寒老病又聞逆獄已定不
得上來云自上特加殊禮則或可強病來謝恩命矣
仍此有命是雖因生泛陳而舉名持命則出於

聖意誠為感激昨見疏 批尤極丁寧未知令監何以
處之以分義言之似當一來以謝而早熱甚酷恐道途
觸冒或致愆傷私情實切憂慮春初逆獄時伏承手書
而殊甚忽迫且未有歸便只以不當封疏之意作書於
應教公使之意通是意於左右疏竟不達誠為幸矣衰
年一拜誠是至願而亦不敢強願瞻望几案但有傳雲
之涕方到備局忽忽不具臘劑一封聊備救急之用

又 庚午六月二日

庚熱苦煩遠想道體清穩隔濶已久瞻慕倍切頃者甥
姪之來伏聞仙姿益健研朱點易不減少時為之嘉嘆

待生蒲柳早衰憂勞促傷非復舊兼而艱虞日深未遂
丐閑之願日趨朝堂坐嘯而已賢學士之行忽忽附候
起居只歎無由致身穩承清誨也

又 辛未四月十七日

日昨姜生來傳手札披讀再三如陪笑語慰瀉千萬上
年 筵中親承 聖教願見之誠實非尋常深望自此
一至都下俾親舊得以攀拜而竟未果焉至今思之未
嘗不攬涕而興感每因朴姪之往來得審道體清健相
鼎無恙瞻望慰喜而已時事日復艱危劉賊自中夷滅
是雖為幸龍胡嚇市邊臣不能支風俗薄惡逆變連月

不解弒父與主之賊接跡而起旱灾切迫大命近止忝
在調元理宜策免惶恐不知所爲尊丈何以見教幸賜
清誨如何侍生衰朽日深供世無力惟思一退獲免狼
狽而國事多艱此身亦不得自由誠可歎也栗谷先生
碑文中柳篆不可用多士皆言故已盡磨正今當改寫
以刻篆則仙源令公當寫矣書則絕無名筆東陽尉筆
法甚精緊已令往坡山臨石寫矣且追 贈領相 贈
諡文成之由碑文中則不可追入故買一石爲表石諸
公俾生爲陰記備陳 贈爵 賜諡等語欲一時營豎
而全無材力爲悶牛溪先生行狀領台以成仲深所勘

年譜持來示之俾生撰出諡狀亦經年矣汨汨爲事奪
幾脫稿而未爭寫商胡完事回穴廢幾無緊報則當消
一兩日完了奉呈斤正適逢中丞公之行以省鞫委官
在金吾忽忽仰復萬萬當有嗣音只祈入夏珍攝

栗谷神道碑文初行曰 有明朝鮮國崇政大夫議
政府右贊成兼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館事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
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
象監事 世子師諡文成公栗谷先生神道碑銘並
序 篆額曰文成公栗谷李先生神道碑銘表石前

月沙別集卷之五
面曰議政府右贊成 贈領議政謚文成公栗谷李
先生之墓或云直書其諱當云栗谷先生李珥之墓
未知如何貞敬夫人遂安盧氏之墓在後

與金叔度尚憲

昨見劄 批不省所以繼覩令劄辭義嚴正讀之凜然
卽又見王堂之 批小兒輩跳梁之態 聖鑑似已洞
燭特以所持一欸不可不容受故不欲顯非之矣翻案
陷人已丑以後此輩手段本如此此則似太早發矣世
道如此奈如之何凝然不動任他眩亂積誠以回 天
心經幄之責也第兄卽今自處似做狼狽區區奉慕亦

宜少待之耳姑此上候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五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六

神道碑銘

文孝公王溪盧先生神道碑銘 並序

昔我 宣廟勵精圖治好尊用儒臣其冢宰曰王溪盧
 公以道德文行伏一世無何卒于京城儼舍 宣廟慟
 惜輟朝賜祭賻錫加常數其年禮部以公孝行聞 宣
 廟益嘉之命有司棹楔公間以旌之公諱禎字子膺晚
 卜居玉溪學者稱為玉溪先生系出豐川國子進士諱
 裕是其鼻祖世有衣冠麗末避虜徙居咸陽遂為咸陽
 人入我 朝諱叔同以文章清白顯 英廟朝官至禮

曹叅判藝文館提學生諱盼再擢第爲藝文館校理有三子皆舉進士其仲最賢好學守志名其堂曰信古卽公考也諱友明慕齋金公薦于朝除顯陵叅奉不赴娶安東權氏生員時敏之女以正德戊寅生公於咸陽天嶺下公英雋夙成動止自矩自在孩提知讀書信古公竒愛之手書中庸及朱子箴銘以教之一見輒誦欣然若有心會稍長能自課學文義日章丁酉中生員第七人公年始二十華譽藉甚德器粹然人咸愛敬之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如河西金公高峯竒公蘇齋盧公契許最深相與爲道義交丙午擢第選補槐院再薦史局

皆不就竟以博士例陞典籍遂自南宮郎出知禮縣蓋公素不喜榮進家貧惡於便養故也朝廷命棟中外廉謹公與焉賜衣一襲俄徵爲弘文館修撰陞校理入對敷奏明剴進止開雅宰相尹漑見謂人曰真講官也轉持平復爲修撰校理選拜吏曹佐郎戊午陞弼善遷副應教明年自掌令遷授檢詳舍人陞執義典翰遂拜直提學時權奸之當跖者與公連姻重公才望諂語求款覲公一言相助公閉戶不應一未嘗濡迹士論益重之庚申特旨陞秩拜刑曹叅議轉入銀臺進右副明年以大夫人年踰七十援法上章懇乞歸養明廟

命除傍近守令仍賜豹褥以章其孝遂拜潭陽府使晉
州牧使皆以病徑還不久於治而潭晉之民久愈思之
丁卯以吏曹參議出拜忠清觀察使病劇辭還拜全州
府尹秩滿以副提學承召上來我上疏乞歸養 宣廟
慰諭命給暇帶職往還公既歸又上辭章附以箴警之
辭 聖旨嘉獎遂許遫職仍命其道官給養親之需公
上箋陳謝辛未拜昆陽郡守明年以大司諫吏曹參議
召皆不赴 御筆陞嘉善拜慶尚觀察使又明年拜大
司憲同知春秋館事赴召未月三上章乃得歸亞西銓
長薇垣旋拜吏曹參判仍兼藝文提學皆不赴乙亥

特進階資憲拜禮曹判書上疏固辭兼陳時政闕失畧
曰由養神而養性先定志而稽古遠追帝王之遐軌不
狃近規之目循母恃獨運而輕一世之士母作聰明而
兼庶司之務嚴宮禁尊卑之分杜近習浸潤之漸母進
銳而退速母始勤而終怠疏未達而移拜吏曹判書又
上章不赴是年大夫人卒服闋遭恭懿殿之喪以刑曹
判書奔臨病遫拜工曹判書再為大司憲皆未出謝俄
拜大司馬供職纔數旬移告乞解又拜吏曹判書公病
已亟不能起政院啓言盧某素有德望為士林所宗居
喪執禮逾制今病危劇宜有問疾之禮 宣廟即遣內

醫連賜藥物病革言不及家私但曰吾不得畢命松楸
實非平生之志遂卒春秋六十一卒之日家無甌石賴
賜賻乃克斂殯洛中士夫傾朝奔哭街童走卒無不悲
慟其返葬咸之士民無少長迎於境上哭吊賻無不盡
其寔也數郡畢至未至者爲位而哭公和而介達而諒
安詳而莊重鄙倍之言粗俗之行不形色辭處心樂易
不爲崖岸平居恂恂若無甚可否而及其臨事制行毅
然自持一聽於義理不以利害得失有所變易接賓朋
一以誠悃與人語惟恐傷之而見不善則斬然無所假
貸望之知其爲大德君子至於孝之則天得也孩提之

時已知禮制信古公之歿公年尚少哭泣悲哀如成人
從伯氏于山廬大夫人泣謂曰汝年幼血氣未成宜食
肉以全生公曰兒今六歲及免喪則八歲八歲之人不
服父喪可乎夫人感其言莫能屈遂守制終三年常以
早失庭訓爲至痛大夫人亦鍾愛異常乍出輒倚門而
望故少而游學不敢稍遠長而仕宦未嘗經時定省之
職怡愉之樂至老如一日家雖貧約手具甘旨不見窘
色事伯兄如事父和敬兩至旣歿遇諸孤猶已出闕宗
事零替再作祠廟營備器具祭需悉出於已不令主祀
者憂之六夫人寢疾公累月不解衣嘗糞以驗吉凶及

喪公年已六十而廬墓三年執禮刻苦雖祈寒盛暑大風雨雪不廢上塚奉先之禮必遵先儒定制齋祭必浴躬益奠具功緦之服必盡其制知舊之喪必致其哀撫孤寡賑窮乏咸有恒式家素清貧無田於野無宅於京雖屢典州府脂瀆之外自奉甚約去官匹马還鄉幘被蕭然每遇時和景明携親舊帶冠童僧廬溪舍往來自適惟以書帙自隨熙然有浴沂之興人不知爲宰相也學徒之負笈者日以益盛談說道義亶亶不倦常尊信論語小學近思錄與退溪先生講論大學宗旨往復書札深相敬重公常曰爲學不在多言求之大學篇首十

六言足矣是以其學必本諸身告君必引三代未嘗爲功利淺近之說爲文章不事浮靡典雅瞻暢深得濂洛文體於詩雖不屑意而往往趣味悠遠絕不蹈襲陳言所著詩文若干卷行于世公一生靜養沉潛學問若未嘗留意世務而其爲州郡祇慎事職其所設張必本於寬大亦未嘗規小利以起事飾聲章以立名嶺南地大號難治公爲按廉以誠任煩嚴不爲苛宿訟滯獄片言剖決猾胥斂手汚吏望風民以順賴一踞大治金公繼輝代按公績曰不料德行文學兼通吏務乃如許也公娶順興安氏己卯名人處順之女濡染家庭夙有幽閒

之德為婦而敬為母而慈真君子之配也先公十歲歲
戊辰卒葬咸陽酒谷子坐午向原與公同塋舉七男長
曰士訓舉進士不第蔭補別坐娶察奉趙堰女生一男
勝蔭補奉事初娶察判鄭述女生一男亨遇再娶河氏
生一男亨達女適呂姬佐生三男一女長泐生二男次
灑生四男次涵皆幼亨遇生二男幼曰士誨以才行選
入仕累官至益山郡守娶柳凝女生二男三女長亨緒
女適許攬餘幼女長適許懷次適監察姜應璜生一男
珣次適李益彬生三男三女亨後生二男皆幼曰士訢
娶趙完女生一男脊生一男二女男亨弼女適楊汝梅

生一男一女幼次適朴商質曰士諤士詮無后曰士詹
娶牧使朴光玉女無子取士誨子胎為后曰士詮娶金
存思女生二男二女長郁生員生一男三女男亨益女
幼次勝生二男一女皆幼女長適金汝銓生一女幼次
適郭以峻生一男一女皆幼公之二女長適柳起無后
次適許成弼生一男一女男寘女適崔應亨許寘生一
男三女崔應亨生二男皆幼噫以公之才學德望承
宣廟不世之遇天之降大任似非偶然窮養達施是實
平生抱負而惟其親老且病公身不得自由釋褐三十
餘年在朝日月不滿三年未遑有設施之大業及其服

關公亦委身還朝 宣廟再擢為冢宰且將相矣公已病於毀瘠竟不能起公之忠孝可謂兩全而進退大節亦可謂不負所學矣不幸天不假年半途而稅豈非士林之長慟也然其至行懿德可以模範後世遺風餘韻足以聳動寰俗南中士子相與鳩材立祠院於公所居及常所來往之地以寓其尊慕之誠信乎興感之效不泯在人也逮我 上嗣服之初命太常議易名之典賜謚文孝熾矣哉悖史也此可以盡公之德乎遂演其說而為之銘曰 天嶺之南淑氣鍾焉乃為鉅人公得其全天叙五典孝源百行公實曰心粹然其性纔免於

懷已知愛敬餘力學問覃思賢聖既本諸身乃徵於民政事文章隨遇驚人治尚悖倫人安俗厚拱于 法筵士仰山斗恒言孝悌必稱堯舜其詞甚忠聽無不信章疏勤懇字字典謨庶幾禮樂陶鑄唐虞進非求榮退非忘世昔出緒餘亦優經濟所未盡者淹嗟日短義情重輕能全者罕公惟兩臻盛名隨之槩公平生皆孝之推名載太史功在斯文百世在後不勝其芬公之可傳何待於碑我言非諛多士之思

黃海道觀察使崔公神道碑銘 并序

始余成進士偕一榜入太學見有頎然秀出于行者人

稱崔卓爾與之語風神舉舉酒間相得驩然恨晚也于
今三十年卓爾墓草宿矣尚忍銘卓爾墓哉卓爾諱東
立朔寧人上世有爲戶曹典書者曰閔文直學士曰士
柔曰恒典文衡位上相寧城府院君謚文靖公文章勲
業擅一時生諱永潏禮曹參議生諱秀英實公高祖曾
祖諱濬哲 贈司憲府執義祖諱繼宗 贈左承旨考
諱朴 贈吏曹參判寧原君娶丹陽禹氏別坐成勲女
生公於嘉靖丁巳甫亂豪橫不羈膂力過人從里中遊
氣使羣兒里人咸苦之中表兄崔公弘憫器愛之曰大
吾門者必此兒教以書禮且讓之公始屈首受學痛除

去豪習無何學已略通大義而莊甚動止自矩二十三
丁外憂益刻苦爲文乙酉中進士己丑陰補齋郎壬辰
西扈至龍灣擢文科薦入內翰是年寧原公棄養公扶
服而南齋疏餐粥一於禮不以流離艱窘而有所苟觀
者歎服翌年連服承重喪乙未服闋陞奉教丙申例遷
刑曹佐郎轉工禮兵丁酉以書狀官朝京還拜兵曹正
郎兼侍講院司書省 天兵環寇糧運不繼遂以公爲
督運御史當路者嫉公以寧海逼賊巢擠公爲府使廷
議重運使竟以御史之部轉輸不乏師賴以濟以持平
召歷文學弼善正言獻納五爲掌令己亥坐論權宰罷

歸南陽其黨洪汝諄出公爲輸城察訪未行申論前事
削官秩公遂浮沉里社詩酒自娛至丁未恩叙守淳
昌郡郡巖邑故多豪家役良丁漏戶溢私門而官簿日
空公至悉罷之裁以法不饒始譁而歎久廼服旣威且
惠人安政平報最賜褒俄陞潭陽府使府有金城之役
朝廷倚以保障材公以試之公果規畫得宜不擾民而
事集按使上其績已酉進秩通政明年度支訕國計議
出調度使咸以爲非公莫可遂以京官召充四道調度
使俄直拜度支右侍郎歷臬司入銀臺陞右副海西缺
方伯大臣僉舉公授之公攬轡慨然有澄清之志先劾

戚曉守宰列郡惴惴受約束一踞大治病瘁陳章輿還
遂不起辛亥十月也春秋五十五上遣禮官吊賜祭
賻公長身秀外氣岸魁梧燕居樂易未嘗色怒而履事
有威風人莫敢平視在臺省舉彈無所避嘗帶都監
有猾胥竊官物而囚相臣欲釋之公顯爭不得則引疾
入相悔服臨海君張甚數干法公再論劾屢捕治其奴
柳永慶擅威福公托諷詬傍頑石爲詩以譏之永慶聞
而嚙之且將中傷未幾永慶敗乃已季友天至奉先盡
誠敬祭必七戒三齋周人之惡甚於已居平不受關節
祇力事職不以三尺爲已利害自飭峻潔歷官不私一

錢沒之日貧不能窶少攻禮學採先儒註說證喪祭
變禮所著詩文可錄傳者多貞夫人豐山沈氏故相守
慶之孫察訪日將之女端而有禮宜婦宜母育子女各
三人男曰皞洗馬曰皖生員曰皞幼壻曰金士尚金驥
黃立震皆士人內外孫凡十人夫人先公一歲卒葬廣
州及公疾治命移葬皞求山不能得夢夫人謂曰爾與
我東乎遂至一枯松下曰此福地也寤而與術人俱東
至原州沙堤里枯松下山肖夢中卜之吉遂遷夫人同
公窆西坐卯向原亦異矣公忼慨有志節謂功業可立
致而或散廢田野或徘徊州郡位不盡其才年不滿德

惜矣天不佳城界公宅是應發其祥也天將以是施公
耶銘曰

翔于邇列百鍊剛也屈以外庸古循良也愈躋愈蹇不
變塞也譏排兇佞幾碎齧也纔聞登造半途折也孰短
其長理難必也菟彼樂丘天啓社也盍徵于斯公有子
也

宗室湖川君神道碑銘

并序

吾鄉故多耆年大德蒼顏白髮杖屨來往都人圖畫相
傳其一湖川公子興安君之子漢南君之孫 莊憲大
王之曾孫也漢南諱琰母惠嬪楊氏嘗奉養魯山君魯

山君廢嬪亦坐廢賜死琰謫咸陽娶戶曹正郎權格女
生一男卽興安諱衆生公其副室子也既絕屬籍編民
伍凡七十九年至嘉靖甲午公伏闕上書始命復瘞
系封公爲湖川副守明廟初事益白乃命追封琰爲
漢南君權氏爲安東郡夫人衆生爲承憲大夫興安君
又以公嗣漢南襲陞副正庚午以老職陞堂上後以子
楠原從功追封君公娶幼學韓鰲女生五男一女曰植
功城令襲陞守今陞明善曰楠義城令曰祝永城令皆
以孝行卓異陞堂上又以功皆陞君曰格杆城令陞守
曰楠桂城令陞都正女適幼學任紀副室子曰機義泉

監功城娶僉知申遠女生二男長獻慶生一男次毅慶
生二男二女義城娶縣監鄭瑚女生三男二女長壽慶
早卒次顯慶生一男次頤慶亦夭女長適幼學趙廷冀
次適直長閔汝賢永城娶僉正元彭壽女生一女適幼
學李景閔生四男杆城娶安珩女生四男曰晟慶文科
校理次昇慶生四女次旻慶次曇慶桂城娶安璞女生
二男長禎慶武科僉使生二男三女次祥慶縣監生五
男任紀生一女適判官權光烈義泉生二男四女長禮
元生一男二女次禮亨女長適金瑾次適柳景深次適
柳淹皆生一男一女次適李仁福諸孫男女凡幾人公

諱某字某天性孝友恭儉不喜奢華奉祭祀必盡誠敬
至老如一日或未能與祭則必涕泣終其日訓子弟導
以義方撫愛宗族無間親疎周其窮乏不問有無費客
至輒具酒食常若有裕而至沒貧不能寔寔生於弘治
辛亥卒於萬曆丙子春秋八十六葬於揚州古州內良
坐坤向原從先兆也義城君諸丈以公狀屬余曰我先
君之藏也子之先大夫實誌其墓固盡之矣顧墓道闕
顯刻常恐先君子德行日遠無傳今子能為文業其家
敢徵惠子一言以不朽余既不獲辭則乃跪而讀狀泣
而讀誌起而言曰噫公 大王之孫豪貴分也不幸遭

囊處窮約不失其守克謙克謹能自拔於泥塗終乃竭
誠回 天盡雪祖先冤枉之累於八十年之後身致上
爵壽登大耋五子皆能守庭訓比陞顯秩諸孫滿前左
携右扶樂以終其身何其盛也易曰天道福謙吾於是
乎徵遂為之銘曰

勤以處困謙以飭身德以啓慶誠以顯親持是道以遺
後宜爾子孫振振兮

江原道觀察使 贈議政府左贊成成公神道碑
銘并序

成昌寧著姓麗末有諱溥官至僉知樞院事麗亡不仕

以終實推忠協理功臣重大匡大提學昌山府院君諡
文孝公諱士達之子林州事諱彥信之孫選部典書諱
貯之曾孫門下侍中諱履其鼻祖也僉知生諱孝淵
贈左贊成贊成娶高麗忠臣圃隱鄭公之女生諱玠戶
曹佐郎 贈戶曹叅判叅判生諱希周宗簿寺正兼春
秋館編修官校書館判校 贈禮曹叅判是公考也娶
僉使蔡子深女生公於正德丙子幼有成人器度甫十
餘已通經史大義弱冠居叅判公喪哀過而踰禮毀甚
幾滅性至廢舉業丙午始中司馬辛酉釋褐旋遭外艱
逮服闋公年已五十由槐院例陞典籍自水部郎拜魚

川察訪剗弊蘇殘一諾賴之病還出監橫城縣佐湖南
幕守金山牧星州入為地部郎中國子司業歷軍器司
宰掌樂正自左通禮進秩通政又出為原州牧轉僉知
中樞陞拜江原觀察使年衰未果赴庚寅五月微恙卒
于第春秋七十有五公方嚴莊毅寡笑與言平居以禮
法日檢其身雖盛暑必冠帶整坐未嘗色惰篤於孝慕
誠禮俱盡如正至朔望出入卯酉必叅拜家廟一如告
面至老猶一日益虔不懈樂善嗜義常以學問進修諄
諄訓子弟以是重諸公間持官斬斬赤心奉公擊斷豪
勢裁決宿滯臨事一聽於義未嘗以法為已利害立朝

三十年恬以自守不肯俯仰隨人後以故棲遑郡邑不
大顯以終然知公者以是益重公公沒之翌年以光國
原從功臣 贈公大司憲又以公之第三子今戶判公
泳推恩累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
事斯其可謂伸乎判書公既名宰而內外諸孫六十餘
人簪笏滿床公之位不滿德者蓋將以有今日也諺曰
不竟其祿子孫之穀公於驗矣夫人盧氏系出光州僉
知公佐之女賢而有禮為婦而敬為妻而順為母而慈
真君子之配也先公四年沒生六男四女二男一女天
男長曰洛同副承旨次冽部將次泳今為戶曹判書兼

同知經筵世子右賓客次浹茂朱縣監女長適權管柳
仁瑞次適生員金麟定次適高山縣監柳澂承旨娶宋
氏生男汝撥奉化縣監女適引儀鄭崇衍部將生男汝
棡天判書娶領議政李陽元女生二男四女男長汝格
進士次汝相女長適殷栗縣監金聘齡次適叅奉禹輅
次適申祖禹次適掌樂直長任順之茂朱生三男一女
男曰汝松汝栢女適承文權知朴文浚權管生二男二
女男長柳光成次春成女適李民甲次適檢閱金聲發
生員生四男男長金璪次瑋次璣次璣平陵察訪高山
生三男四女男長柳覺民次德民部將次敬民女長適

李桂壽次適李壽宗次適朴浩次在室側室有女適朴廷澤何其盛也其未艾也公諱世平正仲字也銘曰惟成發遠侍中肇僉樞秉志貞以紹奕世流祉繁生公孺染家庭積之豐既昇以大成乃晚翔于省署恭執憲屈以外庸愈著白守而不倚中自淑不與競逐笑于頑匪華匪顯隨遇安位不期隆貴自致既至于年靜以俟子侍孫携樂熙熙爰趾公休乃儀時既孝又忠振家聲匪直家聲國之損孰云不顯百世光我徵斯石益見彰

漢城府參軍

贈議政府左贊成鄭公神道碑銘

并序

今上之四年辛亥參判鄭公出尹全州府一日過辭余戚而言曰先君子有至行懿德不幸早世于今四十年所不肖孤疇先訓荷天寵乃得進退卿大夫之後又再參原從功推例加恩累贈先君子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至渥又榮也顧墓道闕顯刻余懼先君子德行闇泐母傳敢徵惠子一言圖所以不朽者且先君子雅善先大人蓋并遊太學相得驩如今我重知子銘吾先君子莫宜子子毋庸辭旣之任數月書凡三四至未嘗不以銘爲請噫吾兩家墓木拱矣無涯之慟俱已白髮尚忍爲此文哉顧義有不敢辭者按狀公諱起門

汝恢字也河東人上世有諱道正團練鄉兵名於三國
之季是其鼻祖厥後世有聞人十傳而至諱麟趾年十
九大魁官至領議政河東府院君諡文成四叅勲盟爲
國柱石文章事業聳動一時實公高祖曾祖諱崇祖錄
佐理功判戶曹封河南君祖諱承謹司憲府監察 贈
左通禮考諱式典設司別提 贈左承旨娶文化望族
柳元良女以正德庚辰生公公生而雋穎重遲不戲卽
少嘗已自成人承旨公器愛之常曰起吾門者必此子
遂以命名及長就先生長者學澡身砥行期以遠大旣
家貧不能養非科第無以發名成業年二十四中癸卯

司馬名聲藉甚同皆遊學者莫敢望焉然落拓久無成
太學生薦公學行丁卯拜義禁府都事遷漢城府叅軍
亡何疾卒辛未二月也春秋五十二其年四月葬積城
食帖里丑坐未向原夫人南陽洪氏軍器別坐禎之女
賢有淑德閨庭之行舉可爲法摺紳家爭傳道之後公
十七年而沒今封貞敬夫人生四男一女長熙績文科
壯元官至吉州牧使次光績卽府尹巳卯文科歷亞銓
都憲出爲令官次純績洪績俱以秀才早沒女適士人
南熹無後牧使娶趙珮女生三男二女長復元新溪縣
令次復禮前洪州判官女長適前翰林朴海次適郡守

南以興府尹娶安繼善女生一男二女男復吉女長適
進士俞景曾次適許萱純績娶李權女生三女長適前
部將南天民次適李重新次適金存謹洪績娶柳永立
女生一男進士復亨生三男幼公天資粹義誠孝篤至
事父母色養母違甘旨之奉必手自具而口先嘗乃進
居喪哀過而禮不踰泣血終三年友愛兄弟家庭無間
言怡愉之樂至老如一日接賓朋和氣藹然臨取予信
義秋霜不事生產作業妻子常有飢色而夷然不改其
操此蓋公之大者其平生足推矣夫昌善而壽仁者天
之道也乃或難必必居一焉而以公之德之行既無位

又無年天將以是安施耶語云不竟其祿子孫之穀府
尹公既賢宰負重望所以榮公者猶未已而諸孫又皆
彬彬天其果難必乎噫贊成不足以榮公為賢府尹父
足榮公雖然令府尹賢亦公也是宜銘銘曰

君有茂行蓋得之天既畀以厚胡嗇其全謂天相之君
不壽也謂天不相君有後也君何所遺子不以財以安
子何所顯君以賢不以官有丘壟如芳百禩也逝者無
憾銘者不愧

崇祿大夫判敦寧府事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世之當榮踞致高位者雖邁際隆赫聲實并泰然猶昔

蹟皆起與毀譽錯或不免罹讒星禍坎壈以終至如福
祿壽考始竟無玷者其惟判敦寧府事李公乎按狀輅
公名弘載公字完山 國系公姓 恭定大王之長子
讓寧大君公之六代祖瑞山君諱鷲城君頰鷄林副正
贈鷄林君坦司果 贈吏曹參判璘公之高曾祖也交
河縣監 贈左贊成元友公考也陽川鄭氏判書百朋
之女 贈貞敬夫人公妣也嘉靖丙申三月公降也戊
午司馬丁卯式年公科也由槐院選史局自待教遷注
書陞工禮兵佐郎典籍直講京畿都事正言一持平三
獻納七掌令十五司諫一執義二司宰軍器正一由執

義擢同副承旨陞至左兵曹參知黃海道觀察使原州
牧使還拜左承旨刑戶曹參議忠清觀察使漢城右尹
刑曹參判京畿觀察使同知中樞府事工曹參判兼同
知義禁府事刑工曹判書知中樞府事兼都摠管判義
禁府事公之益歷也七十九公壽也崇祿大夫判敦寧
府事公爵也已丑以忠清監司陞嘉善己亥以扈衛
中殿勞陞資憲戊申以營建 太廟提調陞崇政正子
以營建宮闕提調陞崇祿者公績也驪興閔氏驪川尉
子芳之孫郡守希說之女公之前配也陽川許氏觀察
使渭之孫郡守時之女公之後配也大諫昌後公之胤

子前配出也曰裕後名後早死曰慶後陰補司贍奉事
公之後配出也曰謹後聲後進士榮後揚後公側室子
也衿川三聖山良向原公兆也小失怙事偏親色養無
逼及喪哀甚倬而禮又盡居平得一味必薦不則不入
口祭必躬執至老且死不少懈者公孝也承 君賜必
冠帶拜於庭遇慶節雖老病人扶必先人會朝一心享
上者公忠也不營第宅寓破屋數間不殺風雨服御寒
素人所不堪而處之晏如者公儉也喜怒不形辭色人
侮之不較常以唾面不拭為德者公量也在州閩以清
淨德化為務不事文法苛刻搜軍額不欲輕汰一儒曰

寧受朝譴不忍屈士而為隸也在臬司讞獄平反者公
政也以盛滿為懼常戒子弟曰吾祖先積忠厚為基吾
無一毫害人之心汝輩慎勿墜家風居鄉黨處朝廷馴
行敦厚口不言人過失專務掩匿覆蓋之與人言惟恐
傷之恂恂如不勝既位益尊年益高而遇下輩愈益敬
與均未嘗以貴色加賤前輩色加少年此公之恭謹天
性然也噫備矣昔萬石君不言而躬行專以孝謹恭儉
享福祿天下稱為長者如公可謂長者是宜銘
倬矣讓寧泰伯之風遺餘于後積厚而豐公由科進策
名 清朝出入屏毗歷敷華要克謙于身克謹于官惟

其源遠卒用名完思而後言人視若訥必居人後人或謂拙公惟不較率履自躬由初暨終一德之恭崇班大耄子貴孫榮既享其有而艾之羸瞻彼衿陽有崇其岡余不悲公悲典刑亡

嘉善大夫戶曹參判 贈左贊成尹公神道碑銘

并序

曩余爲世大僇郊居恒杜門鈴平公以與余有故故存訪不斷時時車聲動里閭無何人報公亡矣公長余一歲相知自童稚今忽棄我先去余烏得無悲顧余方席藁囚首未能憑棺一慟聞其葬亟爲詩以送之既葬公

之子堪纍然纒經踵門以哭袖崔評事有海君之狀而言曰不肖孤忍死至今不肖孤忍死至今吾父死且殯母又隨亡不肖孤所不卽死者願得立言君子一言以不朽吾父若母以吾父之獲幸公也最故敢跣以請凡往返五六請益苦且曰力貧治石惟朝夕是憑余雖不忍辭余言烏足爲地下重按狀公諱某字某坡平尹氏麗朝有諱莘達始大著至諱權樹勳西北名顯于皆入國朝諱巖尚 太宗女仍參佐翊功封坡平君寔公五代祖高祖諱俊丁 贈兵曹參判曾祖諱希仁官至吏曹參判祖諱興孝 贈左承旨考諱范龍 贈吏曹參

判祖若考以公貴參判娶陽城李氏昶之女生公於癸亥幼嶷嶷異凡兒戊子中生員進士辛丑拜禁府郎陞尚衣直長嚴覈整蠹姦細忌之故令坐罷公於對辭白見狀旋蒙 恩叙俄以金吾時事超陞六階由引儀司評監察拜竹山縣監適還明年又為禮山縣監丙午擢文科戊申入為戶部郎勤謹理煩事以辦治判度支才公之為啓陞正郎仍請久其任以故累擬臺省不調一日以假通禮導 上 上見儀度閒習目屬之問其名未幾拜正言自是歷敷華要為司諫輔德兼弼善各一持平文學二掌令九司導尚衣正亦一壬子獄起大臣

薦為問事郎獄竟用其勞陞堂上策勲封奮忠秉義亭難功臣俄拜秋曹侍郎轉承政院同副承旨癸丑出為江原監司陟罰以公一踏肅然甲寅復為承旨乙卯拜水原防禦使丙辰捕劇賊陞嘉善封鈴平君夏辭遜公既負強幹任事聲 上愈欲用之劇 特授營建都監提調戊午拜京兆右尹刑部亞判己未 特授戶曹參判其年三月疾卒于第春秋五十七計 聞輟朝禮葬賜祭一壇追 贈左贊成公資性警敏器識周詳孝友自天植喪致哀祭致誠有妹家貧祀事不令輪設至老湛樂庭無貳言睦親戚無間踈昵接賓朋和氣融洽周

人之惡盡心力乃已故有言於人無不信於其所止來者如歸爲官祇力恪事重知人情惡世之要其所張設不好爲崖異而亦斤斤中規在臺閣持法爭議治巖邑制猾胥一切裁以三尺不少貸夫人高靈申氏黃海都事津之女駱峯贊成公光漢之孫舉五男二女長坦先公死生男曰慶餘次塹次埴皆早世次堪次增女長適主簿洪振道次適進士柳命立夫人聰穎出人秉禮理家政閨門肅如朝典公歿以死矢志見公蓋棺自投庭下井以逝乃得聯車同窆亦異行也銘曰
惟悌與睦行之篤也惟幹與敏施之博也吏循勲庸國

之楨也婦節兒孝家之刑也收餘于後天之貺也載羨于石友之諒也

墓碣銘

軍資監判官 贈吏曹判書字公墓碣銘并序

壬子冬湖西觀察使李公將行袖家狀來示曰先墓草宿矣不肖孤服先訓荷 天寵乃致位至此顧以榮不逮養爲未死前長慟倘得子一言賁墓道庶先德不朽子之賜也其下有泣血書三字余敬受而卒業曰孝子終身之慕如是夫按狀公諱某字景休臨瀛大君貞簡公諱璆卽我 莊憲大王之子於公實高祖曾祖諱涵

英陽副正 贈明善大夫都正祖諱神孫烏城副守
贈明善大夫考諱春 贈明善大夫都正妣慎夫人牛
峯李氏承文著作應元之女公幼聰穎夙凡兒十三歲
而孤能自課學及長屢擢文闈然竟無成歎曰何必齷
齷決得失於一夫為投筆舉於武又不成遂並棄之不
屑丁酉丁外艱喪除蔭補部將庚辰居皇考烏城公喪
丁亥監南陽牧馬蕃息牧卒懷之以勞遷引儀轉監察
辛卯拜任實縣監為政慈詳能得吏民心壬辰之亂湖
嶺剽於賊列郡瓦解公能守禦不懈忠義以勵邑人恃
無恐以安至今稱之不衰癸巳 世子撫軍于南訪守

宰臧否巡察使首以公治績聞 特賜衣資獎之亡何
罷歸拜軍資判官翊衛司司禦甲辰拜永春縣監病不
赴翌年卒距公生嘉靖己亥得年六十七以子觀察公
推恩 贈吏曹判書其年十二月葬果川莊宜洞先兆
也貞夫人南氏宜寧大姓麗侍中乙蕃之後引儀尚德
之女仁厚端恪年十八歸公事姑以禮理家有法居平
不喜華靡口未嘗言利柶內斬斬宗黨敬之生於庚子
先公三年壬寅卒公卒葬同塋丈夫子二人長廷臣即
觀察公中戊子文科歷華要秩亞卿次廷賢早世觀察
娶郡守鄭休復女生三男一女應萱生員次應英應著

皆嗜儒文適幼學權經廷賢娶直長林浩女生一男曰
應皂諸孫共十四人公性端方孝友出天植居喪必廬
墓哀過而禮不踰遇姊妹和敬兩至居官簡廉自飭接
事遇物必忠必信以故去官人思之歿而哭者哀皆曰
善人亡矣然而宦不達壽不盡配德天之報施善人其
何如哉語曰不竟其祿惟後之穀吾以公之不盡者屬
爲公之子若孫者銘曰
疇不如而止斯豈其卿榮以遺善在人宜食報銘諸石
其永保

淑人咸陽朴氏墓碣銘并序

淑人朴氏者咸陽人 贈通訓大夫濟用正金就鍊之
妻禮賓寺直長元英之女成均進士薰之孫慶基殿叅
奉玄童之曾孫禮曹佐郎枰卽其高祖麗朝有諱理官
至成均祭酒斯其後也直長娶監役吳自權之女生淑
人於嘉靖壬寅淑人以仁孝偕生以禮順偕長淑慎幽
閑爲父母所愛擇所宜歸以歸金氏金氏族大且豪淑
人之至戚屬目焉入門而宗姻賀上堂而公姑喜咸曰
朴氏行門宜有子也事夫子二十年凡生二男二女辛
巳六月疾卒年始四十其年九月葬羔峴山與夫子一
山而異原男長宣辛卯進士爲伯父金就善後次日守

參奉女長適趙暹次適士人金履吉宣娶楊士敏女生
三男長曰汝壘次汝奎次汝盪趙暹生三女一子幼金
履吉生二男長曰河次幼守娶忠義衛柳泓女生二男
長汝壘次汝壘進士謂余執而有文者乃以家狀來叩
余泣且言曰我父母之亡也不肖孤適就學他鄉皆未
及見屬續負罪銜恨無所容於食息所不卽死者將以
圖不朽於墓道少洩無涯之慟耳敢固以請余嘉進士
之孝思旣銘其父墓又是之銘旣曰

有藹其馨積之家庭宁有膏斯屯宜爾子孫振振宁

折衝將軍行龍驤衛副司果李公墓碣銘 并序

有丘畢如於高陽大慈山乙向之岡者曰故折衝將軍
行龍驤衛副司果李公之墓葬之四年公之配淑夫人
韓氏繼逝穿公墓同窆旣合葬公之子運纍然縗經來
屬不佞曰吾先墓草已宿矣顧諸孤弱不振無以顯願
徼惠子一言之重以不朽旣又汪然大戚曰吾先子至
行出天植先大父之喪年纔十歲哭泣秉禮如成人事
母能色養出遇新物必懷而獻之居喪廬墓側三年一
不家手執奠具未嘗少懈事兄愛敬俱至怡愉之樂至
老如一日遇宗族無間親疎常嘆世人親未絕而不知
支派手寫譜牒遍諭親黨勉以敦睦接引賓朋和氣藹

然少學書不成去晚以碁局自娛鄉里稱為長者以大
耄陞為堂上不佞聞而敬之謹按狀公諱元緝字熙卿
宗室豐安正清之子始安君擢之孫玉山君躋之曾孫
謹寧君禳之玄孫謹寧即我太祖大王第四子也豐
安娶南平曹氏監役琳之女生公於嘉靖戊子卒於萬
曆丁未得年八十配韓氏生員維之女清州大姓事公
五十五年無違德人以爲賢生四男二女長運次建後
公兄元綸次迪次适皆士人女適忠義金敬祚次適繕
工叅奉尹承賢噫公有茂行而不求知于世世固不之
知也而公亦不以不知爲悶樂弛置自適以終天年有

四子能守家業其視世之趨營射名驟榮而先萎者為
如何哉銘曰

惟嗇于施以永于年匪貴于人乃爵于天得之無愧生
安死順我書于石茲惟令聞

贈濟用監正金公墓碣銘 並序

慶州之金系出新羅王敬順公溥太子太傅貞肅公良
鏡是其鼻祖入我朝有諱冲漢官至禮儀判書坐言
事謫南原子孫仍家焉高祖諱從直 贈議政府右贊
成曾祖諱楹司憲府監察祖諱翼基活人署別坐考諱
黜副司勇娶舒川郡守柳彭宗之女生侯於嘉靖丙申

月沙身集卷之三
二十
諱就鍊字精仲生四歲而母亡三寸叔諱瓊之妻吳氏
取而為後醇厚有大度不事細行曲謹平生無疾言遽
色喜怒不形於外睦姻親信鄉里敦朴飭躬未嘗言人
過失性不喜文惟喜射亦取適而止不以寓意池邊起
小樓雜植佳花異卉日與閑人韻士歌呼縱博歡飲自
放不知老之將至一日疾未病忽死年五十三明年己
丑正月葬府龍城南羔峴山後以子定納米于官推息
贈濟用監正侯前娶南原楊氏善山府使洪之女生一
男後娶咸陽朴氏直長元英之女生二男二女男曰定
主簿娶完山崔起宗女生三女長適許銓生男女幼次

適張耆次未笄曰宣辛卯進士侯之兄就善後之文雅
有志行娶楊士敏女生三男長汝監次汝奎次汝壘女
長適趙暹生三女幼次適金履吉生二男長曰洄次幼
曰守叅奉娶柳泓之女生二男曰汝壘汝壘噫昌善而
壽仁天之道也乃或難必必居一焉而以侯之篤行厚
德既無位又不壽天之報施一何舛耶然侯居靜守約
不為外慕優遊自適於池臺花竹之間左絃右壺樂以
忘憂以終其天年其視逐名奔利蒙諂負恥拘拘而得
役役而生者不猶優乎遂為銘曰
飽吾嬉焉醉吾陶焉生於太平樂於壯年不求於人自

全其大以歸以寧誰短誰延

積城縣監金公墓碣銘 並序

公生於正德丙午卒於嘉靖壬午距公卒今一百二十七年公之行迹世無傳其詳者少日嘗聞先妣之言曰公早擢文科第二名名聲藹蔚已而當路者惡之以典籍出爲積城縣監治有異能吏民畏愛以病去官卒于家積民思公不已畢至葬山號泣而助其役輿地勝覽載公治績縣之稱名宦惟公一人公才高而行方不肯俯仰順時爲世所嫉卒困以終年三十七諱世愚不敏字也新羅王子金興光卽其鼻祖羅衰興光避地光州

遂籍于光入麗朝樹勲策名世登台鼎高祖若昔直提學曾祖萃星州牧使祖順誠平壤庶尹考碣禮曹正郎夫人辛氏進士悌聃之女有丈夫子三曰彪縣監曰昇直長曰虬典翰噫公之德之才足以耀世行後而今之存者獨其一小縣之績耳萬不試而一出猶爲當世第一使公幸得盡其用而施於廊廟則其成就又可量也歟而天不假年竟止於斯嗚呼痛哉遂爲銘曰
有文之蔚乎而不顯其聲有志之卓乎而不績于成寧介而躋乎而不溷而榮嗚呼天歟人歟尚不昧乎名

墓表

吏曹判書權公墓表

萬曆十八年八月甲申資憲大夫吏曹判書權公疾終于第越十一月甲寅以禮祔葬于楊之北泉川子坐午向原公諱克禮字敬仲生嘉靖辛卯九月十一日幼有器度刻志劬學擢戊午第自承文院選入翰苑陞典籍正言抗論當國戚奸謇然有直聲轉禮兵刑戶佐郎三入憲府爲持平再入諫垣爲正言獻納又自兵曹知製教陞掌令錄弘文爲副修撰至副校理復爲掌令欲糾當路者失遂爲所擠官四轉而出牧原州欺吏悍民不刑而懼逋租匿役望德而歸政成疾歸丙子自司諫陞

秩牧吉州會義州饑擇所屬朝議以爲莫如權某遂易之公至則罷橫斂刻宿弊一州大濡適爲判決事進同副承旨刑兵曹叅議叅知出按湖西辛巳朝京還復入銀臺陞至左承旨癸未北鄙有警上以公治人將兵無所不可特命觀察北門不悅者誣罷歸奪資俄有筵官申其枉復官拜慶尚監司靜以理煩遊刃恢恢徵拜司寇俄遷大司諫遂亞銓柄同知經筵事又自諫垣轉大司成爲大司憲宿訟滯犴刃迎縷解一府稱其斷復以吏曹叅判兼提衛旅同知禁府入長銀臺已丑一亞西銓再都憲府進秩資憲判京兆未幾拜吏

曹判書改判度支叅贊政府冬 特拜禮曹判書翌年
春疾遶付閑局盜入 太廟以提調坐罷夏叙還拜中
樞卒年六十公平坦沉宏不色喜愠破崖岸削邊幅不
爲細家迫速遇物寬容和氣藹然而及其臨大事遇利
害霜凜壁立截然不可犯其爲政好大體不事更張作
爲故所居而事理所去而人懷正以自持不形直以干
名奔人之惡不避危險心知無辜則雖在秋網鉄鉞中
未嘗以利害屈其交義終身處約待祿而飽竭力供職
未嘗稱病性冲澹好林泉晚復喜酒每遇佳辰月夕乘
興獨往彌詠忘歸不喜交遊門無車馬之跡而卒之日

不問親怨咸曰善人死矣而哭之皆哀吁其可尚已考
諱德裕 宗廟署令 贈議政府左叅贊其先實新羅
宗姓羅之季有諱幸佐麗抗甄萱功載之策麗祖嘉其
達權賜姓權爵太師公實後也傳十一世世有聞人至
文正公溥益大顯生正獻公煦年十四忠宣王奇愛之
養爲子氏以王封雞林大君有相業書于太史入我
朝有爲恭安府尹者曰肅復姓權判官實叅議齡尚州
牧使 贈吏曹叅判博是公三世咸有懿美積爲餘慶
寔生公妣昌寧曹氏父右贊成昌寧君繼商事 中宗
仁宗 明宗爲名臣夫人大丘徐氏叅議固之女掌令

彭召之孫有三男一女長曰守已進士仕直 宣陵好
學有立能其家業者也娶承旨任呂女生二男一女一
男曰諱餘幼次曰正已娶鄭之臨女生三男曰諱誼
女幼次曰得已進士娶龜城都正瞻女生男曰諱女幼
女適生員成澳仕補 永崇殿直有四男曰汝密汝容
汝寅汝寬女幼側室子曰百已千已餘皆幼公於某為
父執出入門下又十餘年常父事之師敬之服仁言薰
德宇得其跡最詳謹畧叙其事行如其顯刻必有能言
者

謚狀

吏曹判書王溪先生盧公謚狀

宣廟之十一年戊寅吏曹判書盧公卒于京城之寓舍
訃聞 宣廟慟惜 命輟朝二日子祭一壇賻錫加
常數其年本道以公孝友異行聞 宣廟益嘉之 命
有司旌其門公諱禎字子膺始號則庵後卜居王溪又
號王溪學者稱為王溪先生豐川人國子進士諱裕是
其鼻祖世有衣冠麗末避虜徙居咸陽遂為咸陽人入
我朝諱叔同以文章清白顯 英廟朝卒官禮曹參判
至諱友明舉進士不仕好學守志有古人安貧樂道之
風號信古堂即公考也娶安東權氏生員時敏之女以

正德戊寅生公於咸陽天嶺下公英悟夙成容止異凡
兒自在孩提能解口讀信古公竒愛之寫中庸及朱晦
庵箴銘跋以教之公一見輒誦愛護其書若有心會公
季六歲信古公卽世公哭泣秉禮如成人從伯氏于山
廬不肯歸家大夫泣曰汝纔免孩提血氣未成何能
勝喪宜亟食肉公對曰子今六歲及免喪則八歲八歲
之人不服父喪可乎夫人感其言泣曰從汝所欲汝他
日必非常人如是終三年鄉里莫不嘆異年十五嘗讀
大學其章句輯釋悉皆研精熟覆已見大義丁酉中生
員第七人公年始二十遊學泮宮萃譽藉甚德氣粹然

人咸愛敬之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如金公麟厚竒公六
升李公後白金公繼輝盧公守慎契許最深相與爲道
義交丙午擢第選補槐院再薦史局皆不就講遂自槐
院例陞成均館典籍遷禮曹佐郎出補知禮縣監蓋公
素不喜榮進而家貧惡於便養故也嘗 明廟命棟中
外廉謹公與焉 賜衣一襲以榮之無何選拜弘文館
修撰陞副校理入對敷奏詳切進止閑雅領事尹公漑
出語人曰真講官也移司憲府持平旋拜修撰轉校理
俄薦爲吏曹佐郎戊午自劾善遷副校理仍陞副應教
嘗於 筵中進講綱目王蠋去國事 明廟曰賢士而

去國不知君臣之義也公啓言去國者何嘗忘國不能忘而敢於去國其情誠可悲也諫不從言不行而去則獨非不知事君之義者也 明廟默然嘗退溪李公滉累辭召 命 明廟似有不悅之色故公指陳如此羣議皆以公言爲深得納誨之道也已未春 特拜司憲府掌令薦授議政府檢評陞舍人歷司憲府執義弘文館典翰仍授直提學嘗權奸當跖與公連姻者勢甚熾赫一嘗流輩冠蓋輻輳彼以諂語求款公閉戶不應終莫能間染庚申夏 特旨陞秩通政拜刑曹參議俄移同副承旨轉右副以病遞辛酉又召以承旨明年以大

夫人年踰七十援法上疏極陳歸養之懇 明廟留中數日 命授傍近一邑仍 賜豹皮褥卽拜潭陽府使癸亥秋辭歸甲子又除晉州牧使嚴擊強宗惠撫疲民潭晉之人至今稱之丁卯以吏曹參議出拜忠清道觀察使病劇辭還冬拜全州府尹庚午秩滿歸家冬以副提學承召上來纔踰月卽上疏乞歸養 宣廟慰諭命給暇帶職往覲公承 命歸省又上章陳懇付以箴警之辭言甚切至 宣廟溫諭嘉獎 命本道優給養親之需公卽上箋陳謝辛未除昆陽郡守以公苦辭京官也壬申夏以大司諫下召病遞爲吏曹參議冬復以

左副承旨召之上狀不赴 御筆超拜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公感激 恩眷黽勉赴任嶺南地大素稱難治公能靜以理煩纖細必親猾胥斂手污吏望風以病徑還金公繼輝代公來莅按公治績曰不料文學之士兼有如許吏才也癸酉冬以大司憲赴召兼同知春秋館事纔一月申乞歸養三上章乃許甲戌拜兵曹參判大司諫藝文館提學吏曹參判皆不赴乙亥 特旨陞資憲大夫拜禮曹判書卽上疏首陳無才濫陞不可拜命之意中申不忍離母之情末乃條付箴警 聖德之語其畧曰由養身而養性先定志而稽古遠追帝王之

遐軌不徇近規之曰循母侍獨運而輕一世之士母作聰明而兼庶司之務嚴宮禁尊卑之分杜近習浸潤之漸毋進銳而退速毋始勤而終怠至於發政立事之際求三代法意而師準之採歷代彜士之論奏而施行之斟酌損益與皆宜之使治道之盛一出於光明純粹而為萬世太平之基焉疏未達而移判吏曹仍以前懇上狀不赴十月大夫人寢疾公為之不解帶者數旬調藥嘗糞靡所不盡其誠及屬纊時值嚴寒盡去紬衣及毛裘水漿不入口者累日既葬廬于墓下雖大風大雨不廢上塚祈寒盛暑不脫衰經公夙嬰疾病臨不毀之年

執喪刻苦如此而乃能支保終喪人以為神明所感丁
丑服闋遭 恭懿殿之喪以刑曹判書赴召奔臨病遽
為知樞又拜工曹判書大司憲皆未出謝而遽俄又自
大司憲拜兵曹判書供職二十餘日而移告乞解尋拜
吏曹判書公病已劇殆將不興政院啓言吏曹判書盧
某素有德望為士林所宗居喪執禮過苦病勢危重自
上宜有問疾之禮 宣廟卽遣內醫仍 賜藥餌公起
坐拱手捧見藥貼而後就卧病篤彌月言不及家私只
言吾不得畢命松楸殮尸於旅邸實非平生之志八月
壬寅卒于城西寓舍享年六十有一公素清貧卒之日

家無留資賴 賜賻之物乃克殮殯焉洛中士夫賻祭
傾朝兒童走卒無不悲慟其返喪也咸之士民無少長
迎於境上哭吊賻無不盡其葬也數郡畢集至有為位
以哭者公之得此於人豈勢利之所誘哉公為人莊重
而疏暢簡潔而和粹泊然無嗜好之偏坦然無巧偽之
作平生不近女色不喜翹孽處心樂易不為崖岸而及
其臨事制行一聽於義理未嘗有依違苟且之態與人
交重然諾不以死生顛沛有所移易其事大夫人左右
承順色養無方家雖貧約必具甘旨早夜定省未嘗或
違雖年高位尊常如少壯子弟之能盡其職者而一出

由中之誠無所勉強焉自幼事伯氏如父和敬備至候
省起居久而益虔伯氏既亡顧恤孤寡罷別而恩賑其
窮乏歲有恒式經紀祠廟備具祭器不令主祀者憂之
奉先之禮必遵先儒定禮雖冬月必浴而後將事功總
之服必盡其制知舊之喪必致其哀接引賓朋誠款見
於色辭年稍長於己者必倒屣於門庭雖少者賤者亦
必曲酬拜揖人或病之而不自知其勞勤飭農桑以供
賓祭祖賦徭役必先於人禮遇郡宰未嘗以私事有所
托屬喪葬皆賻物別貯而需用毫不敢自私有餘則周
人之惡族媿之貧乏者咸取足焉恬於進取常有引退

之志筮仕三十年在朝日月不滿三年非有 恩旨敦
迫未嘗強起也蕭然旅榻坐客無羶淡饌疎羹人不堪
其苦而處之裕如歷典藩府馴致卿相而澹泊真率不
改鄉野之舊每遇省和景明輒邀親舊携子姪僧廬溪
舍往來自適屏翳御除供帳唯以杖屨書帙自隨熙然
有浴沂之興人不知其爲宰相也學徒之自遠來訪者
日以益盛或携造學舍宿留連日談說道理疊疊不厭
早與一齋李公恒論大學得其宗旨嘗曰爲學不在多
言求之大學篇十六言足矣半世功力專在大學嘗所
尊信者論語近思錄而已爲文章不事浮靡典雅贍暢

委曲事情深得濂洛文體詩亦趣味悠遠鏗然古聲也
公娶順興安氏己卯名流處順之女舉七男二女嫁娶
皆名族內外孫男女共若而人噫公以超邁之資從事
學問上早有實見其於道誼功利取舍已審平生之志
不在溫飽而家貧親老未免科第之累既落名韉遭際
顯隆則行道濟世非無抱負之志而親年日迫歸養誠
切不能專意立朝辭榮謝劇難進易退未遑有設施之
以大業是固公之不幸而及其服闋還朝 宣廟方倚
以爲相朝野想望風采而公已病矣斯非士林之長慟
歟然其孝悌通于神明忠義服于遠邇操履之純篤精

誠之愷悌皆可爲後世之模範而興感之效不泯在人
南中士子尊仰信服愈久而愈不能忘旣表其行烈掉
楔公間又就公居及常所來往之地立祠院俎豆之其
遺風餘澤足以聳動衰俗公之道可謂行於身後也廷
龜從姪也成童之年屢獲叅拜及見公道德之光輝辱
蒙一言提撕亦可謂親炙於門墻慕德之誠實倍恒人
蓋嘗銘幽墟之石矣今於易名之狀義有不敢辭者謹
就家狀銓次其槩如右云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六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七

附錄

遺事

門人崔有海述

月沙李相國在戊戌遭國有丁應泰之變。上命月沙製進奏文至於稱祖稱宗之說則只曰此乃高麗以後累代沿襲之謬舉莫非無知妄作之罪雖非身犯之咎若以此論罪則死無所恨云草入。上命示於柳成龍柳相皆遭臺評待罪東郊杜門謝客月沙以。上命之意傳諭則柳相曰他語則極其明快此一節直言伏罪則恐有貽責於君父不言則近於不直罔知所為云朝

議皆以爲不及此事於辨奏中爲當云矣一日上別
教曰有罪無罪天日在上人臣諱不直言跡涉欺誣并
依奏文元草書送云及至中朝六府九卿十三省科道
官會議朝廷禮部尚書溫純乃應泰之黨看到奏文頗
有失色一處與黨會見奏草招通官語之曰稱祖稱宗
自稱無知妄作極是老實人臣事君固不當如是耶朝
鮮其無憂矣廷議皆稱冤伸理皇上痛辨昭釋降勅
慰諭皆刑軍門在京中自北京飛報六日傳達上感
動涕泣其皆奏文等語若回護不直則國家安危終不
可卜也非但文章之明暢亦曰忠悃而得伸者也

月沙與華使熊化相接極有推重之義中國以請止謂
之閑熊公曰待客不來過夜半閑云云月沙答曰西出
陽關無故人勸云熊公曰吾之所言只曰閑字而發待
客不來之語不合於今宴月沙所對則允合事情不可
不加一盃也月沙再至中朝熊公方爲都御史清名滿
世迎接月沙極其敬禮請月沙坐北壁自坐南壁熊公
曰吾於今後會面難再若有足下親朋到北京則當相
接如元賓云未知所親者何人也月沙對曰吾於朋友
固多君子之流然其心相樂此酒是一朋也見月對酒
遙憶不佞亦一道也熊公嘉歎不容口月沙以佩刀贈

之曰此乃呂虔刀也熊公愛而佩之所贈者懷素親筆
千字文一軸蘇東坡親筆書一幅皆直千金華人關心
見識以文字結義者未有如月沙熊公之交際云
月沙於昏朝最有恩遇丙辰自北京初回賊臣等請廢
大妃廷請甚急刑禍且慘時內戚曰公所親者密諭禍
福公稱病杜門誓死不參廷請公之踪跡危惡之狀非
他人比况有賊筠猜嫌不平台爾瞻巧構禍機叵測公
終能壁立不屈人之所難廷請之終不成慘禍實有賴
於公等之不從云此亦後人之不可不知者也
月沙嘗構栗谷先生行狀延平李公請之曰吾於栗谷

先生門人也癸未年陳疏辨明栗谷之誣此事可入於
行狀云月沙曰此事雖好若入於先生行狀則涉於支
漫當入君之行狀也白沙李相公聞之曰月沙文章之
精能舉此可見云矣

一日月沙與子明漢等往訪白沙則白沙策蹇驢同往
道峯書院聯袂於枕流堂使明漢對月悲歌感歎世道
月沙問前頭若有廢妃收議則公將何以措語耶白沙
曰死生有命死於 慈殿則死得其所但主上必不能
大殺吾輩放逐流竄有何所恤耶未幾白沙獻議遠竄
月沙亦遭貶累年云矣

月沙在癸巳年以說書被選與黃秋浦慎柳夢寅往於宋經略應昌之幕府講論義理每言程朱大學編定註釋多不合理使之隨問講解公指言外之意不悖程朱之旨亦不沿襲於舊註通暢明快渾然天成學之早達如此而為言東國有晦齋先生亦有講論大學之說頗合於中朝之論議云宋經略大欲考閱因時事未定不及考正云蓋宋之為學頗有得於陸學者也

月沙以大提學為顧天峻天使遠接使陛辭日 上特賜貂掩教曰聞今行詔使文才甚高卿今迎接吾不以為憂但徐居正不待天使之製或自請先述反不知天

使之製此可為戒也月沙對曰其時徐居正先製者風月不隨黃鶴去烟波長送白鷗來此一句乃前朝人金克己所作云 上曰若然浮妄尤甚月沙到龍巖異論頗多月沙辭遠因為延慰使延陵代之部曲仍管之天使越江所賫之什多所改易而丘坦輩因在行中每指月沙曰此乃真學士何故辭遠也云矣

月沙嘗述粟谷行狀使有海看讀持草歸家翫誦累日事迹之所當添入者文字之所當刪潤者或付標或作長書以陳則無不俯從少無愠色膏襟洞豁此實古人之所難也及白沙製粟谷碑文措語或有奇僻月沙公

曰此論學處當盡為刪改可以適用云有海曰何語也
月沙曰世安有倒用工夫者耶云此語不似濂洛論道
之旨改之可以明栗谷之德義也有海曰朱子以為古
人之入學者必下學上達後世異端亂真必以太極大
原先明之可以明道義云此乃白沙論學之意也朱子
曰張敬夫不歷階級而得之程子以為邵堯夫猶空中
樓閣若添入此語則益有所據云月沙遂採而用之而
刪改數處發明栗谷之道德多有切實處此皆可見月
沙先生樂善好義之一端也

月沙以梁監軍接伴使到安州余以御史在道內因往

候之公述別章八篇示以問字句之安否余即陳所見
公欣然採用厥後公還到成川適值壬戌之七月既望
公賦詩作歌船遊數日使余作西都主人極歡乃已以
降仙樓之形勝適逢月沙之風流賦勝遊於壬戌之七
月足繼蘇仙之遺跡矣

戊辰月沙之孫宗相登第年纔十七古今所稀余以書
賀之公答曰妙年登第可以為慰不可為賀也其言頗
孚於古人惡榮之旨矣一日妻父洪景紹曰吾祖忍齋
公以甲子生再典文衡以禮判兼帶二相戊辰入相月
沙公之生年文章位次與之暗合未知八十之年公能

享之否及乙亥公考終年七十二國人歎惜不已其後國有兵火國家之慘禍多有人所不忍言者人皆以公之先事乘化比之於登仙云比於忍齋則雖減十年之壽福祿子孫頗有重於忍齋云

余少時挾冊著文字拜於公之門公以故人稚子視之如子待於臥室呼夫人隔壁應答沽酒以飲指教撰文之方曰吾讀論語二百遍後讀東坡萬言書幾千餘遍文章遂精少時先君教我以漢書韓詩精誦不已至今筆氣尚有所得此亦可法云余之承教之切當如此終不得成文才致大名益增慙負而公之恩義則平生不

可忘者也

月沙先生文集跋

不佞孤露墻垣弱歲請教於先執月沙先生泫涕濡恩詔以典謨牖以道義躋而汲之塾而濟之禮遇期許允與古人侔也恩慙報蔑遽遭山頽只殷公私之痛加麻之日兩孤痛哭以囑曰先子遺籍莫非瀝血之忠遺圖公傳可徵文獻而時益阨危若猝選搦逞則盈架鉅帙安保其得全耶古之名籍逸於世變者何限孤等茹痛終天又不壽先子之大業則死難瞑目唯子旣結問字之義盍圖垂後之謀不佞不容遲諾始役未幾中外知

舊合鳩私財方伯朴俛明搏綜理以督而本家不欲因
私累公上下禮賻稠載應需方伯因令辦益足餉酬勞
剖材招募髡流人皆樂趨毫不煩民大役亟完不虞燹
燬先生德義浹人心風一世者允徵於茲矣詩文凡七
缺四編詩冠朝天錄文以表箋為首而大學講語南宮
錄終焉蓋皆先生所自定也不佞露盥莊誦曰多矣哉
在東國古鮮其儔者也蓋詩則髓鎔韓杜聲協正始雄
益精緻清益勁鍊華實兼優泐泐乎大家之音也文則
理徹魯論氣奪韓蘇滙以西漢之源灑灑乎不可闕其
涯岸有若春嘘和氣林林者總總者各得自然之芳華

妙幹天機之變化斐然大成一何具衆美也大學講語
非獨契缺私劄也早躡雲程角義理於華士攄素學闡
微旨能屈華士之心點異缺大正路頗著衛道華國之
效而平生志缺皆演道源而潤鴻猷矣應泰之儉缺拊
肆螫凶銜甚銳天朝蓄疑國是靡定若不快蒲國不
為國聖明盡傷慎簡超擢先生不避危機膺命殫
忠奏綸明劄熙朝誦歎應辨暢義至誠動天卒能關
羣奸之口而回天日之耿光東土萬世弘受丕休則辨
誣一錄實先生鴻業之領要與大學講語弁諸文集以
樹學業文章之根柢克諧於理何可混齒詩文之後也

茲敢表出改編詎道不韙之譴耶兩孤曰善曰諭不佞
使書編刊顛末以彰平日之情義云情既至矣忍以文
拙辭噫時 皇明崇禎九年丙子夏四月初十日門人
通訓大夫公州牧使首陽崔有海再拜謹識

書月沙所著抗義新編序後 牛山安邦俊

吾友月沙李公廷龜為諸生時讀書山寺聞有通信之
行草疏極言其不可輟榻下山將為叫閭之舉時公之
妻父權公克智為大司憲公先見權公謂曰不可通好
篡首大義甚明而朝廷無一人言之者吾欲抗章昌言
之丈人方為言官亦不當齟舌無言權公取其草覽之

歎曰此論極是極是然儒生何必上疏吾當以此意論
啓君可姑止遂刪去請斬倭使等數款盡用其文而為
劄上之 答曰劄陳忠謹之論深嘉為國之誠但廟堂
豈偶然計而如是議定乎茲未得從之公時年尚少與
先生素昧平生而千里之外所見不謀相符如此真所
謂魯有兩生而不可謂秦無人焉今此序引公樂為之
當筆者蓋亦義氣相感而覽是書者之不可不知也

跋天使熊化書帖

允庵宋時烈

右月沙文忠公與熊詔使化往復書帖也其失得顯晦
之實公曾孫喜朝同甫記之詳矣此在當時已為可珍

况今日不可復見耶豈造物者用意葆護使今人想像興懷以發匪風泉水之思而助成中興之偉烈也耶嗚呼豈可易與俗人道哉

又

上同

嘗聞 仁祖朝郊迎 詔勅二使禮數有所異同敕使不悅詰之曰均受 皇帝命何以差殊觀耶 上蒼黃未有以答也顧承旨曰召李某公進對曰 詔是普諭天下敕是只賜一邦故故事如是矣敕使首肯之 上大悅此事或關於史官則非細事也幸同甫識之於帖後也

寄別同甫北征序語

上同

仰惟同甫曾王考月沙先生嘗對陸學王人之問也專主晦翁說以抗其言而王人亦不能屈也今同甫之淵源如此則宜乎啖齋山間以校大全也

書朱子感興詩後贈同甫

上同

右為同甫書于義農洞南澗願書感興詩同甫意也昔文忠公先生遠宗朱氏說以禦陸學之毒使同甫其後孫而淵源也 崇禎丁卯月 日德殷宋時烈

記少時所聞

玄石朴世采

業文章者喜讀老莊諸書其氣質過高者又多轉而求

道於釋氏之門唐宋諸賢是也至我朝平時則金垂
崖近世則張谿谷皆不能免其知病此欲竊附於吾學
而卒不能自解者無如李芝峰晬光以其於吾學實功
無一喫緊見者擬議說話都在上達處宜乎過高而不
通也殊可歎惜其卓然無累者殆澤堂李公植乎蓋其
初入頭專在經書訓詁上又頗染指於程朱書故能下
異學肯綮其次為鰲城月沙二公雖習文章讀莊老書
而不受其毒者也

月沙先生別集卷之七終

